



高士傳

二

又 8
1552
2





門 又 號 卷
1552
2

機一作械

後從一作後重見也

高士傳卷中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為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從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槲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愕然慙俯而不对有間丈人



日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

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物，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爲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老商氏

老商氏者，不知何許人也。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而進于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斲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

姬當作始

庚當作更
後同

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
 來之頻尹生日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
 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
 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
 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
 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更言利害
 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老商始一引吾竝席而坐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洽時履虛乘風其可得乎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為相專
 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
 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
 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
 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
 妾聞為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
 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
 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

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莊周

是莊子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為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不仕至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死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

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游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于魏皆為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

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居軾其廬不已甚乎文
 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
 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
 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
 又請為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
 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
 友田子方故也

東郭順子

東郭順子者魏人也修道守真田子方師事之而為

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
 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
 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
 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
 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
 真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入之意也消
 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
 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
 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

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及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筆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曲

曲疑出

王斗

王斗者齊人也修道不仕與顏歎並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

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半之力也。

顏觸

顏觸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

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繼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遂辭而去。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陳仲子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
 為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
 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飢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
 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履妻擘纊以易
 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
 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
 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
 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

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
 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
 者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項襄王
 時屈原為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為上官靳尚所譖
 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
 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原曰舉世混濁我獨
 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

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
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餉其糟歆其醪何故懷瑾握
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
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安期生

安期生者瑯琊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
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
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畱赤玉舄爲
報畱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

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徃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河上丈人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
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
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
身修道老而不虧傳業於安期生爲道家之宗焉

樂臣公

樂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趙其族樂
毅顯名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黃老恬靜不仕及趙爲

秦昭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
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

蓋公

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起
齊人爭往于世王唯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
曹參爲齊丞相盡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
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
幣聘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爲
參具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之齊果大治及

參入相漢導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爲參師
然未嘗仕以壽終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日東園公二日角
里先生三日綺里季四日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
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擘擘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
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
賤之肆志乃其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

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已

黃石公

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
初張良易姓爲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黃石
公相遇未謁黃石公故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
履良素不知詐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人也強忍下取
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
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
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

也後五日早會良鷄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
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
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
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不見良旦視
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皆不
能用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
三年從高祖退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
及良死與石并葬焉

魯二徵士

魯一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孫通自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行罵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通不敢致而去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

何

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為易者宗

王生

王生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為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張釋之交當時釋之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其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為帝是謂景帝

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嘗與釋之及公卿召會庭中，立。王生鞮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鞮。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生日：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繫鞮乎？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繫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

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所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二：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愆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太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

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為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悔恡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所所人立祠號曰阮居士世奉祀之不絕

韓福

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人行義最高以德行為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于家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

進宮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
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為高愈
日損退為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
之學扶風耿況正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
仕道家宗焉

宋勝之

宋勝之者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于
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
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

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
從兄褒為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
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
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
太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
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
蒿没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
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
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
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
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
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
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
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

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
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
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
沖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
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
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
爲太子師友祭酒耻事一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

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斂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白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衆莫知其誰也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詣王莽未隱于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囿囂以道術深遠使人賫璧帛卑辭厚禮

聘順欲以為師順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矍然不致強屈其後囂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焉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楊雄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真耕于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李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其酬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于可否之間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太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

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以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

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敕
 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
 累安邑邪遂去客流以壽終

高士傳卷中終

